論語正義

論語正義卷三

寶應劉寶楠學

集解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 正義曰漢石經同惟二十作廿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注 馬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 正義曰廣雅釋詁謂說也言謂季氏此事也下篇子謂公冶長子謂南容並同氏者五經異義云所以別子孫之所出凡氏或以官或以邑或以王父字魯季孫得氏自文子始以文子爲季友孫也此文季氏及下篇季氏旅於泰山季氏富於周公季氏將伐顓臾俱不名者

內大夫且尊者宜諱之也說文舞樂也兩足相背今隸變
作舞兩足相背則舞者所立象舊說舞有文武文舞用羽
籥謂之羽舞亦名籥舞武舞用干戚謂之干舞又名萬舞
宗廟之祭樂成告備然後興舞周以武功得天下故武先
於文春秋書有事于太廟萬入去籥言萬入在先籥未入
故去之左昭二十五年傳載此事云禘于襄公萬者二人
其眾萬于季氏二人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謂當作二八
舉萬以該羽籥正以武先文也白虎通禮樂篇歌者在堂
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案
堂下即庭王逸楚辭注古舞者堂下象謂之庭是也淮南繆稱
訓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言兩階之間則舊說以謂武舞
在西階文舞在東階非矣云是可忍者是此也說文忍能
也廣雅釋言忍耐也能與耐同當時君臣不能以禮禁止
而遂安然忍之所謂魯以相忍爲國者也管氏同四書紀
聞當其萬也臧孫曰是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
乎子君臣謀之而乾侯之難作矣夫昭公逐欲如意誠可
謂輕舉而得禍而其臧郈等之勸以逐者皆爲私也然
而季氏之惡豈復可臣乎謂昭公制之不得其道則可謂
季氏之可忍而不誅則亂臣賊子無一而非可忍之人
矣而觀左氏及公羊則當時之人率以意如爲可忍故孔

子特發此言寬弱主罪逆臣而深警當時之瞶瞶者案管說是也後漢荀爽對策及魏高貴鄉公文欽晉元帝盧諶與克等凡聲罪致討皆用此文說之其意皆與紀聞合○

注孰誰至譏之○正義曰孰誰釋詁文其佾列者佾從人從肙肙當是排列之象春秋繁露三代改制篇主天法商制儛溢員主天法夏儛溢方主天法質儛溢楕主天法文儛溢衡漢書禮樂志郊祀歌亦作溢則溢佾通也左隱五年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故自八以下公從之公羊穀梁傳並謂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魯侯國用六佾為僭穀梁又引尸子說天子諸侯皆八佾魯用六羽為厲樂厲者減也此禮家與說服虔左傳解誼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與馬此注同八八為六十四人六八為四十八人四八為三十二人二八為十六人白虎通禮樂高誘淮南齊俗訓注並云六六為行列杜預注左傳又謂六佾三十六人四佾十六人二佾四人宋書樂志載傳降議譏杜氏謂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預以為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而深以服義為允又引左氏傳鄭

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是樂以八人為
列服氏之義實為當矣魯本六佾季氏大夫得有四佾至
平子時取公四佾以往合為八佾而公止有二佾故左氏
言禘于襄公萬者二八二八則二佾也祭統云昔者周公
旦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故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
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
也又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
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
積裼而舞大夏是魯祭周公得有八佾其羣公之廟自是
六佾而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子家駒謂魯僭八佾此或昭
公時所僭用於羣廟矣大夫家廟據王制是三廟一昭一
移與太祖為三祭法則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為三廟說稍不
同鄭君以王制為夏殷禮則祭法為周禮矣郊特牲云諸
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
禮也由三桓始也公廟謂桓公廟三家皆桓出故因立其
廟而以周公廟得用天子禮樂遂亦於桓公廟用之此注
所云家廟當即指桓廟以公廟設於私家故亦稱家廟也
漢書劉向傳季氏八佾舞于庭云云卒逐昭公是季氏指
平子吳仁傑管同說並合此注以為桓子意以平子既僭
桓子當亦用之然此言於孔子未仕時可也若孔子既仕

行乎季孫此等僭制必且革之韓詩外傳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亾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此以季氏爲康子與此馬注以爲桓子皆是大略言之不爲據也

三家者以雍徹（注）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注）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　正義曰說文家居也易師開國承家荀注承家立三家皆桓族季氏假別子爲宗之義立桓廟於家而令孟孫叔孫宗之故以氏族言則稱三家以三家分三氏而統爲桓族故也上章稱季氏此章稱三家文互見釋文云撤本或作徹案撤是俗體說文徹去字作徹云發也與徹訓

通異今經典皆叚徹爲勶維者語助辭天子者白虎通爵
篇云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皇
本穆穆下衍矣字堂者檀弓注堂形四方而高玉篇堂土
爲屋基也聘禮疏云後楣以南曰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棟
之間爲南北堂之中蓋古者廟寢同制皆五架梁以後一
架爲室前四架爲堂凡祭在室中惟樂歌在堂舞在堂下
也雍徹是樂歌故以堂言之郊特牲曰歌者在上貴人聲
也白虎通曰歌者在堂上歌之者象德○注三家至此樂○
正義曰仲孫卽孟孫慶父之後叔孫叔牙之後稱孫者公
子之子爲公孫也臣工是周頌第二卷之首篇雍詩在臣
工故爲臣工篇名毛詩序雝禘太祖也鄭注太祖謂文王
此成王祭文王徹饌時所歌詩周官樂師及徹率學士而
歌徹注云徹者歌雍是天子祭宗廟歌之以徹祭也又小
師言王饗諸侯徹歌此詩荀子正論雅南主術又言天子
食徹歌此詩則凡徹饌皆得歌之矣若仲尼燕居言諸侯
饗禮歌雍以送賓振鷺以徹俎是諸侯相見亦得歌此詩
也受氏曙典故聚云有司徹注云徹室中之饌及祝佐食
之俎徹兼俎與豆籩俎有司徹之豆籩婦人徹之天子之
禮則周禮大祝旣祭令徹小祝贊徹內宗外宗佐王后徹
豆籩其徹俎則薦俎之有司也○注辟公至堂邪○正義

曰爾雅釋詁后辟公侯君也邵氏晉涵正義下文云辟法也言爲人所取法也穀梁傳云上造辟而言是也皇疏申包義云辟訓君君故是諸侯也二王後稱公公故是二王後也二王後謂夏後杞殷後宋天子大祭同姓異姓諸侯皆來助祭故統言辟公也烈文詩烈文辟公鄭箋以辟爲百辟卿士公爲天下諸侯雖詩無箋則與烈文訓同百辟卿士指仕王朝者與天下諸侯爲內外兼舉說與包異均得通矣爾雅釋詁穆穆美也釋訓穆穆肅肅敬也曲禮云天子穆穆是穆穆爲天子容貌也助祭者訓相爲助也義見毛傳家臣者大夫稱家故大夫之臣曰家臣又曰僕禮運仕於家曰僕是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注包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正義曰皇疏云此章亦爲季氏出也季氏僭濫王者禮樂其既不仁則奈此禮樂何乎○注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正義曰儒行云禮節者仁之貌也歌樂者仁之和也禮樂所以飾仁故惟仁者能行禮樂仲尼燕居云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又對子張問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

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案言而履之行而樂之此仁者所為孟子論禮樂而推本於事親從兄為仁義之實仁統四德故此言不仁之人不能行禮樂也漢書翟方進傳引此文說之云言不仁之人亾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亾所施用則不能行禮樂雖多材祇為不善而已當夫子時禮樂征伐自大夫出而樂僭竊相仍習非勝是欲不崩壞不可得矣

林放問禮之本注鄭曰林放魯人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注包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 正義曰本者萬物之始先王制禮緣人情世事而為之節文以範圍之荀子天論言文質一廢一起應之以貫貫者言以禮為條貫也禮運云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禮器云孔子曰禮不同不豐不殺蓋言稱也又曰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

可寡也雅其稱也不同者禮之差等禮實得中凡豐殺卽
爲過中不及中也過中不及中俱是失禮然過中失大不
及中失小是故文家多失在過中質家多失在不及中表
記言周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敝殷之敝蕩而不靜
勝而無恥夏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則以周尚文
殷質不能勝文夏尚忠忠者質之至也文質均有所敝然
二者相較則盛從其失小者取之所謂權時爲進退也質
有其禮儉戚不足以當之而要皆與禮之本相近蓋禮先
由質起故質爲禮之本也禮三正記曰帝王始起先質後
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事莫不先有質
性乃後有文章也大戴記禮三本云凡禮始於脫成於文
終於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迭興其下復情以歸
太一太一者至質無文然爲禮之本當夫子時奢僭失禮
大非文周制作之舊故夫子履言從周從周者從乎文周
之所制以修明之而已然世變已亟或猶慮從周不足以
勝之則惟欲以質救文春秋今文家以夫子作春秋欲變
周從殷卽此義也林放意亦欲以質救文故夫子聞其所
問深美大之大之者大其有維世之意機亂反正不失仁
術也云與其文云盛者與猶詩也說文盛所願也先爲與
之後復有所願抑揚之詞不得已之思也禮對喪言之則

禮謂凡賓嘉諸禮也奢者爾雅釋詁奢勝也說文奢張也
勝張皆夸大之意喪者白虎通崩薨篇喪者亾也人死謂
之喪何言其喪亾不可復見也天子下王庶人俱言喪何
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毋其痛一也易者先兄五河君
經義說略爾雅弛易也展轉相訓則易亦訓弛言喪禮徒
守儀文之節而哀戚之心浚以怠弛則禮之本失矣雜記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不怠不懈
卽不弛之義故下文云期悲哀三年憂言其戚也蓋易者
哀不足戚者哀有餘檀弓子路曰吾問諸夫子喪禮與其
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義與此同
謹案淮南本經訓處喪有禮矣而哀爲主高誘注引此文
隋書高祖紀下喪與其易也盜在於戚則禮之本也禮有
其餘未若於哀則實之實也並以易爲禮有餘鄭此注但
云易簡米明其義陳氏贖古訓日檀弓子思日喪三日而
贊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百矣時人治喪以
薄爲其道失之簡略故夫子以爲盜戚言必盡哀蓋禮也
陳氏之言或得鄭義然少迂曲未爲當也俞炎書齊夜話
易字疑是具字檀弓喪具君子耽具具與易蓋相似也此
亦可備一說○注林放魯人○正義曰劉禮殿圖以林放
爲孔子弟子鄭以弟子傳無林放故亦云弟子其以爲魯

人亦當別有據元和姓纂謂比干之後逃難長林之下遂姓林氏鄭樵通志謂周平王世子林開之後皆出附會不足據也○注易和易也○正義曰詩何人斯傳易說也邪特牲注易和說也陳氏鱣曰包以爲和易意與戚相反然世情當不至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注包曰諸夏中國亡無也正義曰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注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白虎通禮樂篇何以名爲夷蠻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爲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一說曰名其短而爲之制名也夷者僔夷無禮義東方者少陽易化故取名也北方太陰鄙郄故少難化狄者易也辟易無別也白虎所稱二說以後說爲是後漢東夷傳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秪也言仁而爲生萬物秪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此言夷爲善性而白虎通謂僔夷無禮義者僔與蹲同夷與踐同廣雅訓蹲踐爲踞即踞肆之義禮義即禮儀言其俗但無禮儀故名之包氏慎言溫故錄夷狄謂楚與吳春秋內諸夏外夷狄成襄以後楚與晉爭衛東方小國皆役屬焉宋魯亦奔走其

既定哀時楚衰而吳橫黃池之會諸侯畢至故言此以抑之襄八年鄬之會陳侯逃歸何氏云加逃者抑陳侯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亾言不當背也又哀十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何以稱子主會也吳主會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何氏云明其寔以夷狄之彊會諸侯爾不行禮義故序晉於上主書者惡諸侯之君夷狄案包說是也此篇專言禮樂之事楚吳難迭主盟中夏然纍彊蹻制未能一秉周禮故不如諸夏之亾君其政俗猶爲近古也○注諸夏中國亾無也○正義曰諸者非一之辭說文夏中國之人也從夊從頁從臼臼兩手夊兩足也此象形之字公羊成十五年傳注諸夏外土諸侯也謂之夏者大總下上言之辭也稱中國者自我言之王者政教之所及也夷狄在四遠爲外國故謂諸夏爲中國矣說文亾逃也從人從亾𣞣亾也從亾無聲亾本謂人逃匿引申爲亾有之義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注)馬曰旅祭名也

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

弟子冉求時仕於季氏救猶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注】包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欲誣而祭之【疏】正義曰玉篇示部旅力煮切祭名論語作旅廣韻同此後人所增字漢書班固敘傳大夫臚岱侯伯僭時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太山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案旅作臚當出古論史記六國表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亦作臚儀禮士冠禮注古文旅作臚周官司儀旅擯後鄭云旅讀為鴻臚之臚是臚旅音近得通用也說文岱大山也大山郎泰山泰者大之極也俗或為太字弗皇本作不說文弗撟也撟之為言意有所不順也公羊桓十年傳何注弗者不之深也釋文嗚呼本或作烏乎音同說文烏部孔子曰烏旴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為嗚呼古文作於嗚字口部所無當由俗作吁息也嗚呼者歎辭○注旅祭至止也○正義曰周官掌次王大旅上帝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是旅為祭名鄭注大宗伯云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爾雅釋天祭山曰庪縣李巡云祭山以黃玉以

雖以庋置几上遙遙而眡之若縣故曰庋縣孫炎云埋於
山足曰庋埋於山上曰縣辥不同者周官大宗伯以貍沈
祭山林川澤鄭注祭山林曰貍似孫說所本儀禮覲禮祭
山川陵升似李說所本故賈疏以升卽庋縣也胡氏培翬
研六室雜箸答馬水部云承詢謂庋縣不當訓爲埋庋當
與禮經閣庋食義同按玉篇云庋閣也庋同庋引祭山曰
庋縣可證但爾雅儀禮周禮三經文各有當而義無妨爾
雅云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庋縣瘞埋是以牲玉埋藏於地
中庋縣則有陳列之義李巡云祭山以黃玉以璧庋置几
上邢疏云縣謂縣其牲幣於山林中其說良近蓋古者祭
山之法先庋縣而後埋之故祭山又名旅旅臚陳之也山
海經凡祠山多言肆瘞郭注云肆陳之也陳牲玉而後埋
藏之此先陳後埋之證後埋故亦得名埋今案胡說是也
大宗伯言旅四望祓謂國有大故天子陳其祭祀而祈之
則旅爲天子祭山之名惟旅祭是因大故先陳後埋其他
禮則皆從略故鄭君以爲不如祀之備也季氏旅泰山或
亦值大故而用天子禮行之故書曰旅與八侑歌雍同是
僭天子非僭魯侯也夫子謂冉求之言其迫切當亦因此
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
地者注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祭法云諸侯在其地

則祭之匹其地則不祭公羊傳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是言諸侯之祭山川皆在封內也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泰山在齊魯界兩國通得祭之禮言大夫祭五祀不及山川故祭山爲非禮季氏稱陪臣者說文陪重土也引申之凡重皆曰陪諸侯是天子之臣諸侯之大夫亦是天子之臣故爲重也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自稱曰陪臣某是也下篇陪臣執國命彼是大夫之臣對諸侯言之與此異也云冉有弟子冉求者史記弟子列傳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鄭目錄云魯人云時仕季氏者以夫子責之知爲季氏家臣也云救猶止者說文救止也此常訓○注神不享非禮○正義曰神者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是也享者說文作亯云獻也從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凡受人之獻亦曰享孝經云祭則鬼享之是也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明神不降福知不享之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注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揖讓而升下而飲注王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其爭

也君子注馬曰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

正義曰爭者競勝之意民有血氣皆有爭心君子者將以禮治人而恭敬撙節退讓以明之故無所爭也說文躲弓弩發於身而中於遠也從矢從身篆文躲從寸寸法度也亦手也禮經言射有四一曰大射天子諸侯卿大夫將祭而擇士天子於射宮諸侯於大學卿大夫於郊士無臣無所擇故無大射禮二日賓射天子在治朝諸侯則或在朝或會盟在竟卿大夫士皆有之亦射於郊三日燕射天子諸侯在路在寢卿大夫士亦在郊四日鄉射州長春秋屬民射於州序天子諸侯皆無此禮論語此文指大射鄭氏射義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得數中者不得與於祭鄭說大射止稱諸侯不及天子及卿大夫者文不備耳釋文爭絕句鄭讀以必也絕句然射義注引此文必也射乎四字連讀論語中如必也聖乎必也使無訟乎必也正名乎必也狂狷乎必也親喪乎皆不以必也絕句則釋文所稱鄭讀恐誤記也揖讓者說文云揖讓也從手咠聲一曰手箸胸曰揖攘推也從手襄聲許君解揖存二義前義則揖讓禮同攘古讓字見曲禮鄭注讓卽攘謂推手也後義則揖是手箸胷與攘是推手異段

氏玉裁說文注以手箸胷爲卽禮經之厭厭者引手是也
鄭注鄉飲酒禮云推手曰揖鄭以凡揖皆是推手故解周
官司儀以土揖天揖時揖並爲推手則鄭與許前義同也
聘記注云讓謂舉手平衡也舉手與引手相似但不著匈
耳此鄭說揖讓禮之異也白虎通禮樂篇禮所以有揖讓
者所以尊人自損也凡賓主行禮至門至階皆有讓者門
則讓入階則讓升也此揖讓在升階時凌氏廷堪禮經釋
例歷引聘禮士冠士昏鄉飲酒鄉射公食大夫諸文皆有
三讓之儀知凡升階皆是三讓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謂
禮三讓而成一節也是也升者登之借字說文登上車也
引申爲凡進上之義升是由階至堂下是降堂飲者說文
作㱃云歠也釋名釋飲食飲奄也以口奄而引咽之也射
義孔子曰君子無所爭云云文與此同鄭注必也射乎言
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
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
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鄭氏此注全據
大射儀之文在三耦第二番射後所以決勝負也其文云
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坐設于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
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命三耦及眾射者勝者
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

于其上遂以執弣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
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
賓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於階前相
揖適矢釋弓襲反位僕人師繼酌射爵取觶實之反奠于
譽上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賓此三耦射二番射後揖讓之事
禮又云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射
請以樂于公公許司射命曰不鼓不釋三耦卒射如初司
射命設豐賓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
飲如初此三耦第三番射揖讓之事並所謂君于之爭也
惟飲君則用致爵之禮若飲賓諸公卿大夫耦不升立飲
西階上無揖讓事所以尊尊也若以士爲公卿大夫之耦
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亦無揖讓事以士賤不取匹尊
者也釋文云鄭讀揖讓而升下絕句然發詩賓筵又云下
而飲此鄭兩讀義皆通○注言於射而後有爭○正義曰
射義云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
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又云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
鴇者其惟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案此
則射中乃君子所何必於乎時講肄至射時以不勝爲恥
蓋不勝嫌於不肖故君子必求中焉求中卽是爭卽是爭

爲賢者故曰其爭也君子惟爭爲君子故言於射而後有爭也皇疏引李充欒肇說謂於射尤必君子之無爭非經旨○注多算飲少算○正義曰鄉射記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注籌算也籌八十者略以十耦爲正凡人四算一耦八算皇疏射者各有算數每中則以算表之若中多則算多中少則算少案算多爲勝算少爲不勝於每耦射畢各就算之多少計之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注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正義曰倩盼絢皆韻兮者語助說文兮語所稽也從丂八象氣越亏也素者說文素白致繒也引申爲凡物白飾之稱釋名釋采帛云又物不加飾皆自謂之素此色然也是也素以爲絢當是白采用爲膏沐之飾如後世所用素粉矣絢有衆飾而素則後加故曰素以爲絢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素以喻其人之嫺於儀容上云巧笑倩美目盼者其美乃益彰是之謂絢喻意深遠故子夏疑之○注倩笑至逸也○正義曰詩毛傳

倩好口輔輔者頰也人笑則口頰必張動也倩以言巧即好也此注謂笑貌者倩是形容之辭意亦與毛同矣詩傳又云盼白黑分也說文同字林盼美目也與毛不異若韓詩章句但云黑色及此注以爲動目皆屬異義聘禮絢組注采成文曰絢是絢爲文貌鄭注此文亦云文成章謂之絢蓋婦人容貌先加他飾後加以素至加素則已成章故得稱絢鄭君此注亦馬義也碩人者衛詩篇名所以美莊姜也注以碩人詩有脫句故謂下一句逸朱子說此皆逸詩非碩人文其義爲長

子曰繪事後素 注 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 **曰禮後乎** 注 孔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注 包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

正義曰釋文繪胡對反本又作繢同考工記注文選夏侯常侍誄注並引作繢案今

鄭注字作繪義作績說見下惠氏士奇禮說子夏疑素以
爲絢夫子以後素惟繪事爲然故舉以示之子夏遂因素
而悟禮蓋五色之黑黃蒼赤必以素爲之介猶五德之仁
義智信必以禮爲之閑且禮者五德之一德猶素者五色
之一色以禮制心復禮爲仁禮佚而采禮云禮云太素者
質之始也則素爲質後素者繪之功也則素爲文故曰素
以爲絢素也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履初素賁
上白素者履之始白者賁之終然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何謂也忠而無禮則愿也信而無禮則諒也愿則愚諒則
賊不學禮而忠信喪其美也是故畫績以素成忠信以禮
成素者無色之文禮者無名之樸老子不知以爲忠信之
薄宮立而五音清甘立而五味平白立而五色明禮立而
五德純故曰大文彌樸孚似不足非不足也質有餘也起
予者晉語世相起韋注起扶持也漢石經起予下無者字
○注繪畫至成之○正義曰說文績織餘也一曰畫也此
卽畫績之義考工記設色之工畫績鍾筐帨又曰畫績之
事雜五色是績爲畫文至說文繪訓五采繡與畫績爲設
色不同然許君繪下引論語作繪而績下無文洪氏頤煊
讀書叢錄謂許從古論鄭從魯論若然則許解論語爲五
采繡與鄭異矣書咎繇謨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鄭注

繪讀曰繢鄭以裳用績則衣用繢故破讀從繢此注訓畫文亦當有繪讀曰繢四字作集解時刪之耳惠氏士奇禮說畫繢之事代有師傳秦廢之而漢明復古所謂班閒賦白疏密有章康成蓋目覩之必非臆說按考工記言畫繢雜五色五色者五采郎青赤黃白黑此注所云眾采也考工云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是言布眾色之次又云凡畫繢之事後素功鄭注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惟不爲眾采漬汙乃可成文禮注與此注義相足矣素加而眾采以明采者禮之文也鄭以美女雖有美質須加禮以成之詩所云素猶之繪事亦後加素也美質須禮以成則子夏言禮後重禮而非輕禮矣○注子我至言詩○正義曰予我爾雅釋詁文言發明者訓起爲發也顏子亦足以發亦發明之意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注包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

之矣【注】鄭曰獻猶賢也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

正義曰文謂典策獻謂秉禮之賢士大夫子貢所謂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皆謂獻也禮中庸云子曰吾學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言祇有宋存而文獻皆不足徵也又禮運云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夏時坤乾皆文之僅存者夫子學二代禮樂欲斟酌損益以爲世制而文獻不足雖能言之究無徵驗故不得以其說箸之於篇而祇就周禮之用於今者爲之考定而存之中庸云考諸三王而不繆以周監二代周禮存則夏殷之禮可推而知故通言考也又云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注云徵或爲證所謂徵驗也此鄭存異本視徵成之義爲長民之所徵皆在文獻故文獻不足則不能徵之漢書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尙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云云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厤數藉

朝聘以定禮樂據漢志是夫子此言因修春秋而發春秋亦本周禮也戴氏望論語注云王者存二王之後杞宋於周皆得郊天以天子禮樂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備其典章文物周衰杞爲徐莒所脅而變於夷宋三世內娶皆非其國之故孔子傷其不用賢以致去禮故言俱不足徵以歎之○注徵成至之後○正義曰鄭注中庸云徵猶明也吾能說夏禮顧杞之君不足與明之也注禮運云徵成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成明同義亦包此注意也史記陳杞世家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苗裔也周武王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代殷後奉其先祀國于宋是杞宋爲二國名夏殷之後也杞初封卽今開封府杞縣後遷東國與齊魯地近宋都商丘卽今歸德府治商丘縣○注獻猶至故也○正義曰爾雅釋言獻聖也郭注謚法曰聰明睿智曰獻書咎繇謨萬邦黎獻某氏傳獻賢也此注云猶賢者據說文獻本宗廟犬名羹獻與賢義絕遠注以獻爲儀之段借故曰猶賢爾雅釋詁儀善也詩文王宣昭義問毛傳義善也義儀字同書大誥民獻有十夫伏生傳作民儀周官司尊彝注獻讀爲犧又讀爲儀皆獻儀通用之證此段氏玉裁說見尚書撰異鄭以獻指杞宋之君禮運注云

謂無賢君也又中庸注云君雖善善無明徵則其善不信也言君雖善無明徵即是文獻不足禮注與此注相發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注孔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廟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

正義曰禘禮之說千古聚訟今求之禮經參以諸儒之論爲之說曰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言大祭者殷人夏祭曰禘至周以夏祭爲禴而以禘爲殷祭之名故言大也禘行於夏與祫行於秋在四時之閒故司尊彝謂之閒祀儀禮喪服傳大宗者尊之統也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禮記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始祖者始封之祖周始后稷則以稷爲始祖也稷之所自出者嚳也故祭法言周人禘嚳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

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郊是祭天而以稷配宗是祭上帝而以文王配此以周公嚴父之義禮三本所謂王者天太祖也此與宗廟之祀后稷文王異禮宗廟不得配天配上帝也中庸言武周之達孝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又言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宗廟禘嘗互文見義此與郊社無與而解者多混以爲一誤矣周官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鄭注以肆獻祼爲祫饋食爲禘其祭大於時祭故列於上卽司尊彝所謂追享朝享也天子三年喪畢新主將入廟有禘祭謂之吉禘春秋所書吉禘是也有吉禘則亦有吉祫何休公羊解詁謂禮禘祫從先君數遭祫則祫遭禘則禘是也其常祭則三歲一祫五歲一禘所謂五年再殷祭也禘大祫小故春秋所紀爾雅所載俱有禘無祫劉歆遂以禘祫爲一祭二名禮無差降誤也大傳曰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祫下及大夫士而禘則不王不禘祫是合已遷未遷廟之主祭於大廟然止及始祖不及始祖之所自出又何休公羊解詁謂禘功臣皆祭是禘大於祫惟漢宗廟之祭有祫無禘故漢儒多以祫大於禘也禘是天子宗廟之祭魯得用之者祭統曰昔者

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四夷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此周公廟得有禘禮出自成康所賜也詩閟宮云秋而載嘗夏而楅衡載嘗即嘗祭楅衡即禘祭祭統所云大嘗禘也毛彼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此謂魯當禘祫之年則廢一時祭言諸侯者據魯稱之他國諸侯雖有特祀不得名禘且用其禮也若然魯大祭皆成康所賜而禮運載孔子言以魯郊禘非禮又歎周公其衰者此夫子譏伯禽之失不當受賜亦以郊禘禮大故也春秋閔公二年二月吉禘于莊公時閔公年幼政在大夫始僭用禘禮於羣廟故春秋書而譏之僖公賢君復魯舊制終僖公世祇八年書禘于太廟若羣廟末有書其僭者則意文宣以後禮樂征伐出自大夫始踵前

失而復僭之春秋左氏昭十五年禘于武宮廿五年禘于襄公是羣廟有禘矣襄十六年傳晉人日寡君之未禘祀是晉亦有禘矣魯禘本在六月而傳八年以七月昭十五年以三月定八年以十月又雜記言七月而禘孟獻子爲之則僭竊之失不能有定制矣史記禮書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日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如史公說則不欲觀爲魯僭禘此禘明在羣廟矣莊氏述祖別記宗廟有灌天子諸侯之禮同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郊特牲日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鄭注黃目黃彝也周所造於諸侯爲上也正義云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雞彝斝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日於諸侯爲上也又周禮司尊彝職日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追享朝亨裸用虎彝蜼彝今魯禘灌用黃彝不備前代之器從諸侯禮也至迎牲以後朝踐再獻之時則白牡山罍兼用四代之禮其餘可以類推故夫子日吾不欲觀之矣案逡氏曙典故聚天子宗廟禮有九獻魯亦如之君灌爲一獻夫人

灌爲再獻既灌之後君出迎牲視殺而薦血腥于堂爲朝
獻是三獻四獻薦孰于室爲饋食是五獻六獻獻尸食畢
而君與夫人咸酳尸是七獻八獻賓長酳尸是九獻九獻
之後又有加爵其閒有獻祝宗獻賓獻卿大夫士及餕而
禮舉然則灌者祭禮之始故祭統言獻之屬莫重於祼也
鄭此注云禘祭之禮自血腥始鄭以灌後即迎牲視殺而
爲血薦腥爲三獻四獻之禮言此者明既灌而往往爲此
禮也禘禮自血腥始則血腥前尚非禘禮鄭注本非全文
其義或如莊氏所云矣郊特牲疏引崔氏云周禮之法宗
廟以祼地爲始又引能氏云凡大祭並有三始祭宗廟以
樂爲致神始以灌爲歆神始以腥爲陳饌始是血腥前當
有二始鄭以致神歆神與他祭同末用禘禮故不數之也
易觀盥而不薦馬融注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
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祭祀之盛莫過
初盥降神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虞
翻王弼略同案灌後禮文甚繁不知何故以爲簡略且聖
人致敬盡禮亦斷不因簡略而遂云不欲觀也此義非是
○注禘祫至之矣○正義曰序者順也昭穆者父子之夫
也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辨廟祧之昭穆昭之言明
穆之言敬周自后稷之子爲昭孫爲穆傳至文王爲穆武

王爲昭成王又爲穆也注言此者欲見禘祫之禮毀廟及羣廟主皆合食於太祖廟故有昭穆當序昭穆之也說文祫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禘諦祭也以序昭穆當審諦之也故崔靈恩說禘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禘者諦也第也是其義也公羊文二年傳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儕孔所本祫既合食知禘亦合食故祫禘並當審諦昭穆也郊特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注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又祭統君執圭瓚灌尸大宗執璋瓚亞灌灌尸即是灌神故皇疏引鄭氏尚書傳注云灌是獻尸尸乃得獻乃祭酒以灌地也是也言鬱鬯者郊特牲云鬱合鬯與下蕭合黍稷皆謂二物詩江漢秬鬯一卣毛傳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日鬯春官鬯人注鄭司農云鬯香草王度記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是鬯爲香草也毛傳合而鬱之此鬱爲鬱積不以鬱爲草也春官鬱人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注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鐎中停于祭前鬱爲草若蘭二鄭並以鬱爲草與毛異義之說文鬯㠯𩰪釀鬱艸芬芳攸服㠯降神也鬱芳艸

也十葉爲貫百卄貫築以煮之爲鬱一日鬱鬯百草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㠯降神鬱今鬱林郡也許以鬯爲芬芳卽毛鄭以鬯爲香草之義鬱與鬱同當卽鬱金其解鬱二說前說與先鄭合後說則兼備異聞惟鬱爲百草之華故春秋繁露執贄篇以暢爲百香之心暢與鬯同又白虎通攷黜篇鬯者以百艸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爲鬯均與許後說畧同也魯逆祀在文二年兄弟異昭穆今躋僖在閔上故曰亂昭穆注義不從故亦略之不具釋焉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注孔曰答以不知者爲魯諱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注包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掌中之物言其易了

正義曰夫子諱魯僭禘故答以不知而復廣其說於天下明爲王者之事非魯所得知也仲尼燕居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又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又祭統言四時之祭云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

出田邑不發秋政順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
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
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中庸云宗廟之禮所以序
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
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又曰郊社之禮所以事
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
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諸文皆禘說之可知者鄭注中
庸云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知
力者也若此文無注意亦當同宋書周朗傳昔仲尼有言治
天下者寘諸掌此注或出鄭本古寘多作示易坎上六寘于
叢棘劉表注示詩鹿鳴示我周行鄭箋示當作寘是也
邢疏云指其掌作示者弟子等恐人不知示諸斯謂指示何物
故著此一句言是時夫子指其掌也爾雅釋詁指示也謂
人指有所向以告人也說文掌掌中也釋名釋形體掌言
可以排掌也○注答以不知者爲魯
諱○正義曰孔以諱卽逆祀之事

祭如在注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注孔曰謂
祭百神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注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

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其心與不祭同正義曰祭如在二句朱子以爲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是也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官師一廟曰考廟庶士庶人無廟此周制也王制曰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大夫廟制與祭法異者鄭志答趙商以王制爲夏殷雜不合周制是也鄭注王制士一廟云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如所言上士卽適士是謂上之士廟數殷周同矣祭法又云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又王制大夫祭五祀鄭注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孔疏申鄭意以此及祭法俱是周禮若曲禮大夫祭五祀歲徧注以爲殷制不言有地無地之分又曲禮云士祭其先亦與周制士立二祀或立一祀異也又五祀中司命屬天神中霤門行屬地示厲屬人鬼此文祭神統言五祀夫子言是無地大夫亦止有三厲祀也春秋繁露祭義篇祭之爲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能重祭事孔子

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董釋祭神之義而引文有脫誤○注言事死如事生○正義曰中庸云事死如事生事亾如事存祭法云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稱諱如見親如見親之所愛又云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又云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注云如居父母前將受命而使之○注孔子至祭同○正義曰孔子或出者孔子仕時如夾谷之會隨君在外是或出也公羊桓八年傳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何注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蓋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案公羊以士職卑有公事不能使人攝祭則廢祭也注引論語者謂孔子仕為大夫有事故使人攝祭已未致其思念如不祭然則與士廢祭同也特牲饋食禮云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注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諏丁己之日賈疏鄭云時至事暇可以祭者若祭時至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故也若大夫已上時至唯有喪故不

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注云云又祭統云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是君大夫有病故皆得使人攝祭則賈以孔子爲大夫得使人攝祭與士異也不致肅敬其心者言已未與祭肅敬之心無由而致故已有所歉也賈引論語注無姓名今鄭注輯本皆據疏列入但與包此注文同或賈即引包氏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注孔曰王孫賈衛大夫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注孔曰天以喻君孔子拒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　正義曰御覽五百卄九引鄭此注云王孫賈自周出仕於衛也案白虎通姓名篇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故春秋有王子瑕論語有王孫賈是賈爲周王者孫也皇疏以賈爲靈王孫廣韵

引世本通志氏族略並以爲頃王之後梁氏玉繩古今人表考引春秋分記又以爲康叔子王孫牟之後則以王孫爲氏本爲衛人非自周出仕與鄭氏異義非也下篇言衛靈之臣王孫賈治軍旅是賈仕衛也媚者說文媚說也周語若是乃能媚於神韋注同曲禮釋文意向日媚御覽引鄭此注又云宗廟及五祀之神皆祭於奧室西南隅謂之奧也又云明當媚其尊者夫竈老婦之祭所見鄭注非全文釋文奧鄭云西南隅亦節引也爾雅釋宮云西南隅謂之奧說文奧宛也室之西南隅室釋名釋宮室室中西南隅曰奧不見戶明所在秘奧也凡室制以奧爲尊故曲禮云爲人子者居不主奧明奧爲尊者所居故凡祭亦於奧矣少牢饋食禮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注亦云布陳神位也席東面近南爲右是宗廟之祭在於奧也其五祀若祭戶祭中霤亦於此若祭竈祭門祭行皆在廟門外室之奧故鄭注以爲宗廟及五祀皆祭於奧也五祀者戶中霤竈門行也月令注亦云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孔疏以爲逸中霤禮文則此注所云亦逸中霤禮說也周官亨人職外內饔之爨亨煮辨膳羞之物注爨今之竈主於其竈煮物周官儀禮皆言爨論語或言竈爨竈古今語釋名釋宮室竈造也造創物食也日用

飲食之竈其地經無明文若此言祭竈則在廟門外也少牢禮云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雍爨之北又特牲云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皆西面饎爨在西壁注西壁堂之西牆下按牲爨魚腊爨即雍爨特牲記注舊說云宗婦祭饎爨亨者祭饔爨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此謂宗廟之祭尸卒食則設此祭以報功也饎爨祭於西堂下饔爨之祭在廟門外不言廩爨之祭疑廩爨即饎爨之別設者也禮器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于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注云奧當為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也時人以為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如鄭所說是因祀廟而祭爨其祭即在爨室不於奧也其於奧者乃夏祭之禮即此所云媚奧媚竈也月令孟夏之月其祀竈注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孔疏祀竈之禮以下皆逸中霤禮文云先席于門之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云東面設主于竈陘者謂設主於東面也竈陘謂竈邊承祭之物以土為之云又設盛於俎南者盛謂黍稷盛之於簋皇氏

以爲此祭老婦盛於盆非其義也云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者筵前謂初設廟門室奥之筵袵特牲少牢鼎當陳於廟門室之前稍東西向執俎者以俎就鼎或肉入設於筵前在葅醢之東其黍稷等設於俎南此惟三祭黍或無稷也案疏所云西室即門外西堂之室竈在廟門東南故設主向西論語祭奥祭竈連文指夏祭言與盆瓶之祭不同鄭注禮器破奥爲竈駁五經異義云藏文仲燔柴於竈此注亦云夫竈老婦之祭皆自用所定之本文鄭駁異義以竈神是老婦老婦卽先炊者雖夏祭與盆瓶之祭不同而竈神無異故此注亦引禮器之文其下必有辨別之語今己脫佚無由詳其說矣奥竈本一神時人以竈設主主者神之所棲親媚之易爲福也奥則迎尸祭之尸者人所象似非神所憑媚之或無祟也賈仕衛有媚於衛君故引人言以自解說且疑夫子盡禮亦是媚故問夫子當明媚道也云不然者禮記大傳注然如是也其言不是則深斥之故曰不然也廣雅釋詁獲得也此常訓墨子經上皋犯禁也說文皋犯法也從辛從自言罪人蹙鼻苦辛之憂秦以皋似皇字改爲罪賁自周出仕衛必有獲罪周王者臣以君爲天是故假天言之禱者說文云告事求福也周官大祝五曰禱是禱亦祭名繁露郊祭篇引此文說之云

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是其義也○注奧內至執政○正義曰文選赭白馬賦注引鄭注尚書云奧內也與此注合奧在室西南隅故爲內也意內喻近臣當謂彌子瑕之類注妄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故孔子戒竈之也奧居內則竈居外指外臣故云竈喻執政注入以喻君也○正義曰爾雅釋詁天君也左宣四年傳君天也孔以天喻君言人有妄求於君卽是得罪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注孔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也正義曰說文代更也言世相更變也二代謂夏殷郁郁文章貌說文戫有文章也汗簡謂古論語郁作戫卽戫省漢書禮樂志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卽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案禮三本云凡禮成於文終於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迭興周承二代有至備之文故夫子美其文盛也魯周公之後周公成文武之德制禮作樂祝鮀言伯禽封魯其分器有備物典冊典冊卽周禮是爲周所賜

也故韓宣子謂周禮盡在魯又孔子對哀公言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方策者魯所藏也中庸云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今亦指魯夫子此言吾從周是據魯所存之周禮言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是言魯能存周禮也○注監視也○正義曰監視爾雅釋詁文說文監臨下也監視也義微別今通用監

子入太廟注包曰大廟周公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

注大廟至祭也○正義曰考工記左祖右社注祖宗廟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劉向別錄謂社稷宗廟在路寢西與周官異陳氏奐毛詩疏謂爲殷禮是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鄭注以爲周制漢書韋元成傳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周公是魯始封爲魯大祖故廟曰太廟也公羊文十三年傳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穀梁傳略同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阮氏元明堂論魯之大廟猶周明堂中之淸廟也故左氏傳取郜大鼎

于宋納于大廟臧哀伯諫以清廟茅屋爲說明堂以茅蓋屋也魯侯國不得則立明堂其一切非常典禮皆於大廟行之言孔子仕魯者明孔子得入大廟也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是大夫士皆助君祭也朱子集注以祭於此助祭在始仕時閻氏若璩釋地謂鄹人之子乃孔子少賤時之稱孔子年二十爲委吏二十一爲乘田吏委吏若周官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材乘田吏若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羊人凡祭祀飾羔割羊牲登其首皆有職於大廟也

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注孔曰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爲知禮者不當復問**子聞之曰是禮也**注孔曰雖知之當復問愼之至也

正義曰三蒼云每非一定之辭也事謂儀牲服器及禮儀諸事也魯祭太廟用四代禮樂多不經見故夫子每事問之以示審愼論衡知實篇解此文云不知故問爲人法也是也莊氏述祖別記謂魯祭非禮夫子此問即諍正祭器之事不知魯僭禮在羣公廟不在太廟莊氏誤也閻

氏若璩釋地引顧瑞屏說每事問當在儐齊時若正祭雍雍肅肅無容得每事問也○注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正義曰說文云郰魯下邑孔子鄉史記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陬與取偏旁互易論語作鄹當是或體杜注左傳云郰邑在魯縣東南莝城莝城在今曲阜與鄒縣界水經泗水注漷水又逕魯國鄒山而西南流春秋傳所謂嶧山也邾文公之所遷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於此左昭九年疏引論語作鄒人此由鄒郰聲近地又相接故以鄒爲郰叔梁紇邑實則說文郰是孔子鄉而鄒下但言魯縣古邾國不爲孔子鄉則鄒郰地異文亦異矣左襄十年傳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杜注紇郰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與孔此注同潛夫論志氏姓云伯夏生叔梁紇爲鄹大夫故曰鄹叔紇是鄹人爲鄹大夫漢人相傳有此說也左傳孔疏云古稱邑大夫多以邑冠人邢疏引左傳新築人仲叔于奚證之是也段氏玉哉說文注謂取人是舉所居之地非爲所治邑鄹大夫之文始見王肅私定家語孔氏論語注乃肅輩僞託者似不足信段氏此辨甚是然其謬自潛夫已然亦非始王肅也○注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正義曰注以夫子不知故問然云每事容亦有所已知者今猶復問於人故爲慎

也繁露郊事
對義正如此

子曰射不主皮〔注〕馬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與舞同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也

正義曰說文皮剝取獸革者謂之皮舊說禮惟大射有皮所謂皮侯棲皮爲鵠者也賓射則用采侯畫布爲五采以爲正燕射鄉射則畫布爲獸形以爲正皆不用皮也金氏榜禮箋辨之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凡侯未有不設鵠者大射之侯棲皮爲鵠鵠外以采畫之謂之正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士再重燕射之侯天子諸侯亦棲皮爲鵠大夫士則畫布爲鵠大射燕射異同如是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二正大射儀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三經

皆謂大射之侯也司裘職主設鵠故不言正士卑又不掌設其鵠故鄭仲師射人注釋三侯爲虎熊豹二侯爲熊豹與司裘職所設鵠之侯爲一明設正鵠於一侯矣賈景伯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蓋假侯中六尺明之與梓人三分其廣而鵠居一數合此禮家相傳古義也據鵠言之爲皮侯據正言之爲采侯又云燕射之侯尊卑皆張一侯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熊麋虎豹鹿豕之侯咸取名於鵠記言大夫士布侯用畫則熊侯麋侯棲皮爲鵠對文見異矣鄉射之禮所以習射上功當張麋侯二正與大射同賓射之禮以親故舊朋友張歌侯與燕射同躬案金說甚核齊猗嗟詩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則正侯同爲一侯審矣詩賓筵疏引周禮鄭衆馬融注皆謂正在鵠內惟正在鵠內故詩以射不出正誇爲技藝則金氏引賈景伯以正在鵠外非也天子諸侯無鄉射禮鄉射記所言熊侯麋侯云云皆指燕禮故金氏引以證燕射也凡禮射主皮但主於中不侚貫革故鄉射禮不貫不釋鄭注貫猶中也明中即是貫非如賈疏以爲貫穿也不貫不釋爲主皮若不主皮者則以人力或弱不能及侯則不中皮而比於禮樂亦必取之也樂記言武王克

般貫革之射息此單射貫穿不可以說禮射○注射有至容也○正義日馬此注據鄉射言鄉射者行射於鄉所以賓興賢能至射之明日鄉大夫復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詢其稍能習者以備後次之賓興此見周官鄉大夫之職五物者五事也馬云五善謂五物爲善也凌氏廷堪鄉射五物攷一日和二日容三日主皮四日和容五日興舞此五物之序也前旣云和容後復日和容人多不得其解昔之說一日和二日容者鄭司農日和謂閨門之內行容謂容貌鄭康成日和載六德容包六行說四日和容者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又馬融論語注一日和志體和二日容有容儀四日和容雅頌此皆因經文和容前後再見故彊生異義至主皮之射說者尤爲聚訟考周官明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則五者固在鄉射禮之中不在鄉射禮之外也蓋一日和二日容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是爲第一次射三日主皮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耦皆射也司射命日不中不釋蓋取其中也故謂之主皮馬氏論語注以主皮爲能中質是也是爲第二次射四日和容五日興舞者卽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日不鼓不釋旣取其容體比禮又取其節比於樂也比於

禮故謂之和容蓋如前三耦射也比於樂故謂之興舞取
其應鼓節也故前已言和容此復言和容也是爲第三次
射鄉射記禮射不主皮鄭注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
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蓋古經師相傳之解指第三
次射而言深得經意不主皮爲第三次射不鼓不釋則主
皮爲第二次射不貫不釋可知矣時至春秋之末鄉射但
以不貫不釋爲重而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不復措意故
孔子歎之以爲古禮仍有不主皮之射也或者謂鄉射記
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則似鄉射之外更有
此射者此之殊不然鄉射記所云卽指第二次射也凡經所
未言見於記記者甚多不獨主皮之射一節也又禮經釋例
云案鄉射記始射獲而未釋獲謂初射也又云復釋獲謂
再射也又云復用樂行之謂三射也射皆三次不獨鄉射
卽大射亦然但節文小異耳射必三次射者大射儀注云君
子之於事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射
用應之節爲難孔子曰射者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
鵠者其唯賢者乎以樂節射者卽禮射也所謂其容體比
於禮也其節比於樂也然則射者以應節爲上中侯次之故
論語曰射不主皮古之道也案凌說是也竊以射皆三次
則賓射燕射亦當同惜無文以明之鄭注鄉射記以禮射

爲大射賓射燕射不數鄉射此其疏也若然論語射不主皮當兼凡禮射而淩氏專指鄉射者正據馬氏此注五物之詢爲鄉大夫且舉鄉射明諸禮射得通之也云一日和志體和二日和容有容儀者和容和字當衍志體言其體容儀言其容所謂容體比於禮也云三日主皮能中質也者賓謂侯中受矢之處卽鄉射記所云白質赤質丹質也賓筵詩發彼有的毛傳的質也荀子勸學篇質的張而弓矢至焉質的二名一物鄭衆馬融注周禮並以質四寸居於正之內是也云四日和頌合雅頌者此與杜子春讀同以和爲合容爲頌也此馬自用其所據周禮之義亦可通也云五日興武與舞同也者左氏春秋以蔡侯獻舞歸穀梁作獻武又禮器詔侑武方注云武當爲舞聲之誤也鄭彼注以武爲聲誤馬此注以武與舞同則以二字通用與鄭異也云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者天子無鄉射此假天子大射之侯言之明此主皮亦棲皮爲侯也不及諸侯以下者文見司裘可推而知也以熊虎豹皮爲侯則鄭彼注謂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者蓋未然也若鄭注鄉大夫五物以主皮爲張皮射之無侯鵠非是也云亦兼取和容者卽一日和二日容不及和也

爲力不同科古之道

頌興武於義未備當用淩說補之也

也【注】馬曰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

同科注爲力至同科○正義曰云爲力力役之事者爲猶效也言效此力役之事卽孟子所云力役之征也云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者說文科程也廣雅釋言科條也科品也周官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注云可任謂丁彊任力役之事也是上地中地下地有三科又均人云凡均力役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亦以年分三科皆此注義所具也春秋時徵發頻仍興築無已不復循三科之制故孔子思古之道也劉敞七經小傳不從此注謂不主皮者以力不同之故則主皮之射爲尙力其說亦通

定遠方燕昭校刊

論語正義卷四

寶應劉寶楠學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注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注包曰羊存猶以識其禮羊亾禮遂廢也正義曰白虎通三正篇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於是故統焉四時篇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說文朔月一日始蘇也書大傳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謂夏用寅時殷用丑時周用子時也史記歷書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君謂天子正朔不行則天子不復告也漢書五行志周衰天子不班朔律歷志劉歆曰周道既衰天子不能班朔班朔卽告朔史記言幽厲之後是統東遷言之先叔

丹徒君駢枝曰告讀如字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先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告布天下諸侯孔子三朝記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又數夏桀商紂之惡曰不告朔於諸侯穀梁文六年傳曰天子不以告朔又十六年傳曰天子告朔于諸侯然則告朔云者以上告下爲文不以下告上爲義天子所以爲政於天下而非諸侯所以禮於先君也饋之爲言乞也謂乞與也凡供給賓客或以牲牢或以禾米生致之皆曰饋說文氣饋客芻米也從米乞聲或作饋其見於經傳者曰饔饋曰稍饋曰饋牢曰饋獻曰饋奉天子之於諸侯有行禮有告事行禮於諸侯若頫問賀慶賑膰賵禬之屬大使卿小使大夫告事於諸侯若冢宰布治司徒布教司馬布政司寇布刑之屬皆常事也以其爲歲終之常事又所至非一國故不使卿大夫而使微者行之以傳遽達之以旌節然後能周且速爲諸侯以其命數禮之或以少牢或以特羊而已幽王以後不告朔於諸侯而魯之有司循例供羊至於定哀之間猶秩之謹案此說最確書堯典曰敬授民時授時卽頒官府都鄙之制其下分命申命則所謂頒告朔於邦國也宋氏翔鳳說月令季秋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

鄭注謂百縣與諸侯之互文四方諸侯極於天下必三月而後畢達故以季秋行之非如鄭說秦以建亥為歲首於是歲終也其說良是周官太史不言頒告朔在何時先鄭謂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不知天下諸侯斷非一月所能畢達於義非也許氏五經異義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正此臆測於經傳無徵天子頒告諸侯謂之告朔又謂之告月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不告月王朝之禮失也猶朝于廟魯之末失禮也公羊傳不告月者不告朔也易為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穀梁傳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為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二傳意以天子閏月本不告朔左氏則以閏月不告朔為非禮左氏義長蓋不告則諸侯或不知有閏也至以告朔為天子告於諸侯三傳皆然無異義也諸侯視天子所頒者而行之謂之視朔左僖五年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又文十六年傳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是也又謂之聽朔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鄭注以南門為明堂天子稱天而治亦有聽朔之禮與諸侯同特天子聽朔於

明堂諸侯則於廟耳於廟故又謂之朝廟春秋所云猶朝
於廟是也其歲首行之謂之朝正左襄二十九年傳釋不
朝正于廟是也襄公以在楚不得朝正則是公在國時必
朝正矣朝正即視朔當時天子猶頒告朔故魯視朔之禮
尚未廢至定哀之時天子益微弱告朔不行而魯之有司
猶供餼羊故子貢欲去之騈枝謂幽王以後天子不告朔
此稽未審若然則春秋所書視朔者將安所視耶春秋言
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未言常月不告月也十六年始書
四不視朔則明謂天子告月而文公不視之也何休公羊
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
廟使大夫南面奉天于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
告朔謹之至也按何君先引禮至比時云云似何君引中
之義所引禮當是逸禮未當言告朔何君直以己意補入
宋氏翔鳳發徵本之反以騈枝所言爲非然君北面受朔
是受之天子餼羊之禮將安所施宋君因謂以羊祭是朝
廟論語統朝廟於告朔以大告朔之禮則春秋言文公猶
朝於廟其朝朝廟未廢當郎殺牲以祭何以仍名爲餼而
子貢且欲去之耶其亦末達於理矣金氏鷄禮說亦引騈
枝辨之謂左傳天子無須朔事舍大戴記穀梁傳之明文
而欲求之左傳所未言過矣頒告朔于邦國載在太史而

以頒告朔非即告朔義更不憭又謂諸侯皆自爲歷故晉用夏正宋用殷正左氏言魯歷失閏又言司歷過是天子無頒朔事案諸侯受所頒每月之朔簡冊繁重容有錯亂魯歷之過正緣於此舜典所以言天子巡守有協時月正日之事今以司歷過爲魯別爲歷非也至晉用周正見蟋蟀之詩宋爲殷後當用殷正以此致難均未當矣唐石經爾作女皇本作汝○注禮人至其羊○正義曰鄭此注非全文臧宋輯本云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以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視朔之禮已後遂廢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考鄭此注其誤有四云牲生曰餼者聘禮主國使卿歸饔餼五牢鄭注餼生也春秋傳餼臧石牛服虔亦云牲生是牲生曰餼也然餼是供給賓客若已國宗廟牲生稱餼於經無徵且諸侯受朔政行禮於天子何得以一生羊爲敬其誤一也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者此鄭君以意說禮非禮本文有如此也廟者太廟玉藻諸侯聽朔於太廟鄭注周禮何休注公羊皆云祖廟即謂太祖廟穀梁傳注以爲禰廟非也鄭氏以視朔爲告朔即如其說告朔亦是行禮於天子無爲用祭若告朔後有祭廟之禮此直是祭廟魯廢告朔不必廢

祭至朝享見周禮司尊彝職鄭駁五經異義謂天子諸侯
告朔禮說然後祭於宗廟則祭法所言天子月祭從祖廟
下至考廟諸侯月祭自皇考以下是也此則月祭宗廟之
禮與朝廟不同秦氏蕙田五禮通考祠禴烝嘗追享朝享
所謂六享也宗廟六享乃去禘祫不數而以請禱告朔足
之已自不倫況月祭乃薦新之祭與告朔朝廟何與與朝
享祫祭又何與乎聽朔在明堂月祭則在五廟朝廟行於
每月朝享間於四齋各有攸當何可混三者而一之耶金
氏鶚禮說禘遺亦言朝廟禮之小者而朝享裸用虎彝蜼
彝朝踐用兩大尊再獻用兩山尊其禮甚大非朝廟可知
且朝享每月行之又不得謂四時之閒祀是秦氏金氏皆
不以鄭此注為然也愚謂朝廟卽視朔歲首行之則為朝
正于廟若常月行之亦可云朝朔于廟今言朝廟不言朔
者省文此專行之太祖廟與朝享截然不同不知鄭君何
以牽合為一其誤二也云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以其告
朔禮略故用特牛者此無文亦以意說之玉藻注凡聽朔
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此言天子明堂之
禮然其所云天子用牛者止以論語餼羊是諸侯禮故疑
天子當用牛非有他證究之論語餼羊是供待賓客之用
非視朔所需其誤三也云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視朔之禮

已後遂廢者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不視者二月至五月耳六月以後復如初矣公羊云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果爾則經不應有四字經有四字必非遂不視朔也論語駢枝云夫謂文公始不視朔者據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之文言之也夫四不視朔而謂之始不視朔可乎四不視朔曠也始不視朔廢也曠之與廢則必有分矣曠四月不視朔猶必詳其月數而具書之而況其廢乎變古易常春秋之所詳也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皆謹而書之始不視朔豈得不書鄭君此言出於公羊彼欲遷就其大惡諱小惡書之例因虛造此言爾如其說自十六年二月公有疾至十八年公薨並閏月數之其爲不視朔者二十有六而春秋橫以己意爲之限斷書於前而諱於後存其少而沒其多何以爲信史乎謹案二說皆足正公羊及鄭注之誤以左襄二十九年不朝正于廟觀之可知襄公時天子告朔諸侯視朔其禮尚未廢鄭氏誤依公羊不知辨正其誤四也又案鄭注始本作四見公羊文十六年疏所引然云視朔之禮已後遂廢則鄭固謂文公始不視朔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注孔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

有禮者爲諂注時事至爲諂○正義曰當時君弱臣彊事君者多驕傲無禮或更僭用禮樂皆是以臣干君盡禮者盡事君之禮不敢有所違闕也時人以爲諂疑將有所求媚於君故王孫賈有媚奧媚竈之諭亦以夫子是諂君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注孔曰定公魯君諡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之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注定公至問之○正義曰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弟也周書謚法解大慮慈民曰定安民大慮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不爽曰定是定爲謚也定公承昭公之後公室益微弱時臣多失禮於君故公患之言如何君使臣臣事君將欲求其說以救正之爲此言者其在孔子將仕時乎焦竑筆乘晏子曰惟禮可以爲國是先王維名分絕亂萌之具也定公爲太阿倒持之君故欲坊之以禮三家爲尾大不掉之臣故欲教之以忠俞氏正燮癸巳類稿君使臣以禮禮非儀也晉女叔齊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譏魯君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不圖其終爲遠於禮齊

晏嬰爲其君言陳氏之事亦曰惟禮可以已之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禮者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順姑慈婦聽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晉女叔齊論昭公齊晏嬰告景公皆痛心疾首之言孔子事定公墮三都欲定其禮禮非恭敬退讓之謂孔子告景公欲其君君臣臣若使定公承昭出之後慕謙退之儀是君不君矣天地間容有迂議然非孔子之言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注孔曰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

正義曰鄭注云關雎國風之首篇樂得淑女以爲君子之好仇不爲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也按關雎爲周南首篇周南亦國風也毛傳云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義本爾雅鄭君先學魯詩魯義今不傳據毛說淑女淑者善也后妃求此淑女以事君子謂三夫人以下也君子謂文王仇與逑同仇者匹也好逑言思與之匹也后妃樂得淑女有德有容以其事君子佐助宗廟之祭祀非爲淫于色也

寤寐思之謂詩言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也毛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鄭彼注云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念之彼注破哀爲衷則鄭以關雎無哀義也此注云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者此人即淑女求之不得故爲可哀也不爲減傷其愛者減者損也愛者心之所好也言雖不得此淑女而已愛好之心未嘗有所減傷則仍是哀思與詩注義異鄭志答劉琰問曰論語注人聞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注論語在前其後注詩已不用其舊義矣先從叔丹徒君駢枝以鄭注及毛詩篇義皆同穴難通別爲之說曰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特據樂言之也古之樂章皆三篇爲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肄三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章之通例如此國語曰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緜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而孔子但言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亡而詩存說者遂徒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妃匹也葛覃樂得婦職也

卷耳哀遠人也哀樂者性情之極致王道之權與也能哀能樂不失其節詩之教無以加於是矣葛覃之賦女工與七月之陳耕織一也季札聞歌豳而曰美哉樂而不淫卽葛覃可知矣謹案騈枝以卷耳維以不永傷證哀而不傷其義甚精燕禮記升歌鹿鳴亦以鹿鳴統四牡皇皇者華也八佾此篇皆言禮樂之事而關雎諸詩列於鄉樂夫子屢得聞之於此贊美其義他日又歎其聲之美盛洋洋盈耳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

正義曰此有兩本魯論作問主古論作問社莊氏述祖輯本白虎通云祭所以有主者何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焉論語云魯哀公問主於宰我云云宗廟之主所以用木爲之者木有終始又與人相似也蓋題之以爲記欲令後有知者公羊文二年傳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休注爲僖公廟作主也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麤觕所以副孝子之心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云云左文二年經作僖公主杜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孔疏引此文作問主又引張包周等並爲廟主凡皆魯論義也說文宝宗廟宝祏也從宀主聲宀者交覆深屋廟之象也今皆省寫作主其他祭祀所以依神者皆得名主叚借之

義也公羊注言宗廟之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
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白虎通則云方尺或曰長尺二寸此
其制也鄭此注云主田主謂社主皇疏鄭論本云問主釋
文社如字鄭本作主左文二年疏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
爲社主禮器祭法疏引五經異義云論語哀公問社於宰
我云云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
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
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
社主也鄭氏無駁從許義也是古論作問社鄭君據魯論
作問主而義則從古論爲社主亦是依周禮說定之矣白
虎通社稷篇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
土不立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又言社壇之制天子廣五
丈諸侯半之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
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舊
說大社國社在庫門雉門內之右王社侯社在籍田據周
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右在西劉向別
錄謂在路寢之西則大社也周頌載芟序云春籍田而祈
社稷也則王社也天子諸侯別有勝國之社爲廟屏戒與
廟相近故左氏言閒于兩社亦以勝國社在東對在西之
國社言也周受殷社曰亳社亳者殷所都也春秋哀公四

年六月亳社災李氏惜羣經識小以爲哀公問宰我卽在
此時蓋因復立其主故問之其說頗近理鄭云田主者周
官大司徒之職邦國都鄙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注
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案后土社
神田正稷神主以依神故樹田神之主而后土田正憑焉
說文社地主也從示土春秋傳曰其工之子句龍爲社神
據左傳則句龍爲后土配食於社故亦以爲社神矣史記
仲尼弟子列傳宰予字子我與齊闞止字同故史公誤以
宰予死陳氏難也鄭目錄云宰予魯人

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注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

正義曰白虎通云夏稱后者以揖讓受于君故稱后殷稱
人者以行仁義人所歸往案爾雅釋詁后君也夏稱后此復
言氏者當以世遠別異之也松柏栗皆木名所在有之
謂社主所用之木也五經異義曰夏后氏都河東宜松也
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都灃鎬宜栗也大司徒設其社稷
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

野注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如彼注所言是夏后氏社樹社主皆用松殷人社樹社主皆用柏周人社樹社主皆用栗也俞氏正變癸巳類稿侯國社主用木依京師凡主皆然也大司徒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明周社樹非栗又云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若皆樹栗則天下皆栗社栗野何勞名之俞氏之意以松柏栗爲社主所用之木其社樹則各以其土之所宜不與社主同用一木其義視鄭爲長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使民望即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又引尚書逸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此皆社樹之制不定是一木亦當以其土所宜爾鄭以社主用木而小宗伯注又云社之主蓋用石爲之蓋者疑辭惠氏士奇禮說案宋史志社以石爲主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培其半先是州縣社主不以石禮部以爲社稷不屋而壇當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用石主取其堅久請令州縣社主用石尺寸廣長半大社之制從之崔靈恩曰地產最實故社主用石鄭注及孔疏亦云然故宋人據以爲說准南齊俗訓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然則石主始於殷周改以栗與韓非子云夫社主而

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阤故患社鼠是
古樹木爲社主而加塗焉所謂社用土者以此小宗伯大
師立軍社肆師師田祭社宗社宗者社主與還主皆載於
齊車者也秦漢以後載主未閒春秋鄭入陳陳侯擁社擁
社者抱主以示服若後世五尺之石主埋其半於地卽不
便於載亦不可抱而持然則社主春秋以前皆用木秦漢
以後或用石與案惠氏謂秦漢後社主用石其說甚是若
淮南子殷人以石與論語文異此自傳聞之誤惠氏謂石
主始於殷不免爲淮南所惑社是有壇無屋其木主平時
藏於壇旁石室癸巳類稿云社藏主石室左傳莊十四年
正義謂慮有非常火災而郊特牲言大社必受霜露風雨
以達天地之氣故藏主於壇中石匰後世埋石不爲匰號
之爲主又云單出取社主以行小宗伯所謂大師立軍社
奉主車大祝所謂太師宜於社立社主定四年左傳云君
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定知社主非樹矣鄭注小宗
伯云社主盖用石案鄭以軍社立主不宜空社而行當如
守圭有瘞許愼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社故以土爲壇石
是土類或鄭以所見兄之又或鄭以禮行軍取還廟主則
社取殷石主非謂大社王社國社侯社主用石買疏不曾
明鄭意也案俞氏謂軍社用石主是就鄭意揣之與惠氏

石主不便於載之說異當以惠說爲然其謂取殷石主則謂勝國之社主軍不用命則戮於社爲罰之所施豈能操之於亡國之神於義非也惠氏又云聖王建國營都必擇木之蕃修茂者立以爲叢位叢位者社稷也戰國策恒思有神叢蓋木之茂者神所憑故古者之社稷恒依樹木漢高祖禱豐枌榆社社在枌榆鄉枌榆者白榆也社與鄉皆以樹名焉慕容儁遷于龍城植松爲社主所謂尊而表之使人望見則加畏敬也俞氏亦謂王侯以木爲社主民間自以樹爲田主引檀弓云古之侵伐者不斬祀注云祀神位有屋樹者左傳云陳侵鄭木伐井堙是近神皆有樹不獨社然也說苑奉使篇楚使問齊大樹以立國久朝社樹大故孟子識時人徒以喬木爲故國莊子人間世云櫟社無用則爲社淮南說林訓云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韓非外儲說說苑政理篇並云君亦見夫爲社者樹木而塗之並謂社樹爲神不別立主也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答或問曰社神樹樹如戰國策神叢莊子櫟社見夢之類皆虛誕不足信漢高祖禱枌榆社注家以枌榆爲鄉名非卽立枌榆以爲社神也社樹歲久或能爲崇愚民無知祠之閩粵閒此風尤甚三代以前無此等淫祀也據錢此言則惠氏兼存社樹爲社主之說於義難通俞氏謂民閒以樹爲田主

與王侯以木爲社主不同說亦岐誤今所不從栗爲戰栗
者爾雅釋詁戰慄懼也戰本爭鬭之名人所懼也慄與栗
同黃鳥詩惴惴其栗說文卤部云㮚木也从木其實下垂
故从卤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案徐義卽本此文白虎通
更云夏后氏以松松者所以自悚動殷人以柏柏者所以
自迫促周人以栗栗者所以自戰栗何休公羊注又云松
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
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
皆本此文而附會之復稱日者箸其爲引申詞也皇本戰
栗下有也字方氏觀旭偶記宰我戰栗之對胡安國作春
秋傳引之用韓非書之說日哀公問於仲尼日春秋記隕
霜不殺草李梅實何爲記之也日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
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是
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
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
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
斷也仲尼則日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告其自與哀
公言乃以爲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
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愚案此時哀公與三桓
有惡觀左傳記公出孫之前遊於陵阪遇武伯呼余及死

乎至于三問是其杌棿不安欲去三桓之心已非一日則此社主之問與宰我之對君臣密語隱衷可想又社陰氣主殺甘誓云不用命戮于社大司寇云大軍旅蒞戮于社是宰我因社主之義而起哀公威民之心本非聽見附會○注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正義曰公羊疏謂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今觀孔注無社主義蓋集解刪節失之矣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注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遂事不諫注包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不咎注包曰事已往不可復追咎孔子非宰我故歷言此三者欲使愼其後

正義曰夫子時未反魯聞宰我言因論之也方氏觀旭偶記成事遂事必指一事而言左氏襄十年傳知伯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予注二事伐偪陽封向成可爲論語成事之證緣哀公與宰我俱作隱語謀未發洩故亦不顯言耳其對立社之旨本有依據是以夫子置社主不論但指其事以責之蓋已知公將不沒於魯也今案成事遂事當指見所行事既往當指從前所行事竊疑既往指平子言平子不臣致使昭公出亾哀公當時必援平子往事

以爲禍本而欲舋罪致討所謂既往咎之者也然而𧓍去公室政在大夫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哀公未知使臣當以禮又未能用孔子遂欲逞威洩忿冀以收已去之權勢必不能故夫子言此以止之蓋知哀公之無能爲而不可輕於舉事此雖責宰我亦使無禮於君者知所懲戒而改事君矣爾雅釋詁咎病也詩伐木傳咎過也引申之凡有所過責於人亦曰咎○注事已成不可復解說○正義曰言說以解之也焦氏循補疏說讀若脫解脫脫與諫止互明宋解說說字即成事不說之說經注似宜讀本字○注事已遂不可復諫止ㄱ正義曰廣雅釋詁遂竟也言其事雖將成勢將遂竟不可復諫止之也說文諫証也証者正其失也白虎通諫諍篇諫者閒也更也是非相閒革更其行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注言其器量小也正義曰史記管晏列傳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左閔元年疏管氏仲字諡敬名夷吾史記太史公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新序雜事篇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于霸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案霸與伯同王伯之分天子諸侯之異稱也王季文王當殷世爲西伯伯豈不美之

名哉特桓公伯道未純故當世多羞稱之今謂管仲器小由於桓公稱霸非矣春秋繁露精華篇齊桓仗賢臣之能用大國之資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亾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脩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不復安鄭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日管仲之器小哉自是日衰九國叛矣法言先知篇或日齊得夷吾而伯仲尼日小器請問大器日大器猶規矩準繩平先自治而後治人謂之大器此皆以管仲驕矜失禮爲器小無與於桓公稱霸之是非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事功大者必有容事功之量堯則天而民無能名蓋堯德如天而卽以天爲其器夫器小者未有不有功而伐者也其功大者其伐益驕塞門反坫越禮犯分以驕其功蓋不能容其事功矣吾於管仲之不知禮而得器小之說矣享富貴者必有容富貴之量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蓋舜禹之德亦如天亦卽以天爲其器夫器小者未有不富貴而淫者也其富貴愈顯者其淫益張三歸具官窮奢極侈以張其富蓋不能容其富貴矣吾於管仲之不儉而得器小之說矣惠氏棟九經古義管子小臣篇施伯謂

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蓋當時有以管仲爲大器者故夫子辨之

或曰管仲儉乎注包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爲謂之大儉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注包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兼并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爲儉

正義曰皇本焉得儉下有乎字○注三歸至爲儉○正義曰東周策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列子楊朱篇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並謂管仲取女之事包所本也先考典簿君秋槎雜記天子諸侯娶妻班次有三適也姪也娣也天子娶后三國媵之國三人並后本國爲十二女諸侯娶夫人二國媵之並夫人本國爲九女本國之媵從夫人歸於夫家者也二國之媵或與夫人同行春秋成八年冬衞人來媵九年春二月伯姬歸於宋是也或後夫人行九年夏晉人來媵十年夏齊人來媵是也其本國歸女爲一次二國各一次故曰三歸左傳云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包云三姓女非也謹案

白虎通謂卿大夫一妻二妾不備姪娣言不兼備也二妾同妻以姝日借行無三歸禮俞氏正燮癸巳類稿諸侯三宮祭義卜三宮之夫人公羊傳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卿大夫士一宮禮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是也左傳云衛太叔疾使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管子則三人者皆爲妻列女傳衛君死弟立謂夫人日衛小國也不容二庖今管子則有三庖古者夫家餘子受田縣殊立一妻則多一室家禮飾之費管子家有三宮之費故日焉得儉俞氏此言與先考說相輔而雜引鄭文公娶于莘美江蘇及齊文二妃齊桓三夫人諸文說之則皆列國驕淫之事多娶異姓與諸侯不再娶之禮相違故左氏備文譏之不得援以說昏制也解三歸者言人人殊自包注外有可紀者俞氏樾羣經平議韓非子外儲說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先云置鼓而歸後云家有三歸是所謂歸者卽以管仲言譜自朝而歸其家有三處也家有三處則鐘鼓帷帳不移而具故足見其奢且美女之充下陳者亦必三處如一故足爲女閭七百分謗而娶三姓女之說或從此出也晏子春秋雜篇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是又以三歸爲桓公所賜蓋猶漢世賜甲第一區之比故

因晏子辭邑而景公舉此事以止之也其賞之在身老之後則晏子三姓女之說可知其非矣下云官事不攝亦卽承此而言管仲家有三處一處有一處之官不相兼攝是謂不攝包氏愼言溫故錄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孔子聞之曰泰侈逼上漢書公孫宏傳管仲相桓公有三歸侈儗於君禮樂志陪臣管仲季氏三歸雍徹八佾舞庭由此數文推之三歸當爲僭侈之事古歸與饋通公羊注引逸禮云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又云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然則三歸云者其以三牲獻與故班氏與季氏之舞佾雍同稱晏子春秋內篇公曰昔先君桓公以管子爲有功邑狐與穀以其宗廟之鮮賜其忠臣今子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弗忍爲也其宗廟養鮮終辭而不受外篇又云晏子老辭邑公曰桓公與管仲狐與穀以爲賞邑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及子孫合觀內外篇所云則三歸亦出於桓公所賜內篇言以其宗廟之鮮而外篇言賞以三歸則三歸爲以三牲獻無疑晏子以

三歸爲管仲之一惡亦謂其侈擬於君家許議溫故錄二說雖與此注異亦頗近理當並著之若翟氏灝考異梁氏玉繩瞥記據管子輕重丁篇以三歸爲地名則管子明言五衢之民樹下談語專務淫游終日不歸歸是民歸其居豈得爲管仲所有而遂附會爲地名耶說苑善說篇桓公謂管仲政卒歸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此劉向誤解東周策之文毛氏奇齡稽求篇謂國策有宋子罕齊管仲掩蓋君非二事宋君之非在築臺故子罕以扑築掩之齊桓之非在女市女閭之多故管仲以三娶掩之若齊桓非在多女而仲以築臺掩之是遮甲而障乙其說極辨解者不察而舉魯莊公娶孟任築臺臨黨氏衞宣公納伋之妻作新臺河上以昏禮有築臺迎女事雜舉亂制入之古典殊爲不倫若秦穆姬登臺而哭則天子諸侯本有觀臺在雉門上故曰臺門左傳所載崔杼季平子孔悝宮內之臺皆是僭禮故郊特牲言大夫僭臺門不及管仲而雜記言管仲旅樹反坫又不及臺門則管仲未僭臺門而三歸之非臺明矣癸巳類稿云管子權脩云地闕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樹廣賦斂厚也八觀云臺樹相望上下相怨也臣乘馬篇諫立扶臺則管仲實不築臺以傷於民此辨致確足以正說苑之誤云婦人謂

嫁曰歸者說文歸女嫁也婦人以夫為家故謂其嫁曰歸
桃夭詩之子于歸是也云攝猶兼也者左氏傳羊舌鮒攝
司馬杜注攝兼官也禮天子六卿諸侯三卿三卿下有小
卿五人所謂下大夫五人也孟子告子下言齊桓葵上之
命曰官事無攝是諸侯之臣不得兼攝故此注言國君事
大官各有人也若大夫事少家臣必當兼攝禮運云大夫
具官非禮也是謂亂國鄭注臣之奢富儗於國君敗亂之
國也孔疏大夫若有地者則置官一人用衆攝羣職不得
官官各須具足如君也加疏所言有地卿大夫之家倘是
衆官則無地卿大夫之家亦衆官可知但置官多寡宜量
事之煩簡未必有定領疏但謂置官一人於情事似不合
包氏慎言溫故錄官事者事謂祭祀官謂助祭之官大夫
不能備官故祭祀之時每以一官兼司數事少牢禮云司
宮概豆籩勺爵注云大夫攝官司宮兼掌祭器也疏云下
文司宮筵神席于奧此又掌籩豆之等故鄭云攝官彼經
又云司馬刲羊司士擊冢疏云案周禮鄭注司空奉冢司
士乃司馬之屬官令不使司空者諸侯猶兼官況士無官
僕隸為司馬司士兼其職可知故司士擊冢也彼經又云
雍人陳鼎五疏云按公食大夫云甸人陳鼎鄭注云甸人
家宰之屬兼亨人者此大夫雍人陳鼎者周禮甸人掌供

新蒸與烹爨聯職相通是以諸侯無亨人故甸人陳鼎此
大夫無甸人故使雍人與亨人聯職此大夫祭祀攝官見
於經傳可考者管氏不攝蓋自同於諸侯與
三歸同爲宗廟僭侈之事案溫故錄說亦通然則管仲知
禮乎注包曰或人以儉問故答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便
謂爲得禮
正義曰皇本然則上有曰字○注或人聞不儉
便謂爲得禮○正義曰左傳曰儉德之共也儉
是美德而或人以不儉爲得禮者山樞之詩刺儉不中禮
而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有子譏其不
知禮又晏子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而朝君子以爲隘是
過於儉者不中禮也過儉爲不中禮故不儉疑爲得禮
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
管氏亦有反坫注鄭曰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反
坫在兩楹之閒若與鄰國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
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爲之如是是不知禮也管

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正義曰漢石經邦作國皇本孰不知
禮下有也字○注人君至禮也○正
義曰皇邢疏本人君別內外十二字誤在兩楹之間句下
今正宋輯本有樹屛也句在注首爾雅釋宮屛謂之樹舍
人注云以垣當門蔽爲樹郭璞注云小牆當門中說文屛
蔽也蒼頡篇屛牆也明堂位注屛謂之樹今桴思也刻之
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廣雅釋宮罘罳謂之屛顏
師古漢文紀注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
其形罘罳然一曰屛也古今注罘罳屛之遺象也漢西京
罘罳合版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於今
郡國廳前亦樹之案周人屛制當是用土故亦稱蕭牆其
廟屛用木故明堂位謂之疏屛疏者刻也今人家照壁是
其遺象荀子大略篇天子外屛諸侯內屛禮也外屛不欲
見外也內屛不欲見內也淮南主術訓天子外屛所以自
障是屛所以別內外也注言人君兼有天子諸侯郊特牲
云臺門而旅樹反坫大夫之僭禮也注言此皆諸侯之禮
也旅道也屛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
也禮天子外屛諸侯內屛大夫以簾士以帷雜記管仲旅
樹而反坫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曲禮疏謂諸侯內屛在
路門內天子外屛在路門外而近應門江氏永鄉黨圖考

屏設於正門天子以應門爲正門屏在應門外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屏在雉門內以孔疏之說爲非然吳語謂越王入命夫人王背屏此當在路門內或春秋時不如制矣云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閒者說文坫屏也爾雅垝謂之坫廣雅釋宮反坫謂之坫屏者短垣垝者毀垣坫與序同東西牆爲序皆以同類相稱也皇疏云坫築土爲之形如土堆其說甚合禮圖謂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制殊庳小且云以木與古制乖非也大射儀疏以承尊之豐與坫爲一物亦非禮經言坫甚多明堂位崇坫康圭此在堂下全氏祖望經史問答謂覲禮侯氏奠圭以在堂下故稍崇之是也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於西坫南注坫在堂角士喪禮牀笫夷衾饌於西坫南士虞禮苴茅之制饌於西坫上此堂隅之坫在西者也大射儀將射苴上遷於下東坫之東南既夕記設棜於東堂下南順齊于坫此堂隅之坫在東者也內則說閣之制云士於坫一此庋食之坫在房中也周書作雒解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是反坫不止一處反者還也致也凡可以庋物皆爲反坫反爵其一事也孔晁注周書以反坫爲外向室不知所本而黃氏日抄全氏經史問答據之以釋論語郊特牲諸文可謂疏矣爵者飲

器韓詩說一升曰爵是也郊特牲反坫出尊天子之廟飾也注反坫反爵之坫也坫在尊南言天子坫在尊南則諸侯坫或在尊北與尊以盛酒爵以酌酒此注云在兩楹之閒者說文楹柱也謂堂上東西兩柱當前楣下也坫在兩楹閒此無文鄭以意言之金氏鶚禮說以兩楹閒賓主行禮處不得無設坫於此歷引士昏禮聘禮說之鄉飲酒尊于房戶閒燕禮尊于東楹之西房戶閒正當東楹東楹之西去楹不遠蓋尊酒者主人之所以敬客主人位在東階上故設尊必在東方然則兩君燕飲設尊亦必在東楹矣兩君敵體與鄉飲一類是亦宜尊于房戶之閒與東楹相當由是言之反坫不在兩楹之閒明矣或者以燕禮為諸侯與臣下行禮事兩君好會與燕禮同尊于東楹之西是又君臣無別禮經或言兩楹之閒或言東楹之西正所以別其同異豈可混而一之其說甚有依據觀鄭為優矣禮諸侯來朝禮畢主君享賓於廟燕賓於朝故云為好會也會者合也遇也主人酌酒進賓謂之獻賓飲畢酌酒以進主人謂之酢主人飲畢復自飲而後酌以勸賓謂之酬邪疏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

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上也而云酌畢各反爵於坫上者文不具耳其實當飲畢案熊說見郊特牲疏疏引此注作獻酬此釋文引一本亦作酬疑以酬字爲是大夫無坫以鄉飲酒禮考之凡奠爵皆于篚卽君與臣燕亦但設二篚以承爵且皆在堂下不在堂上是大夫不得有反坫今管仲僭爲之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注太師樂官名五音始奏翕如盛從之純如也注從讀曰縱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聲純純和諧也皦如也注言其音節明也繹如也以成注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作翕如而成於三

正義曰皇本知也下有已字成下有矣字孔子世家述此文在哀十一年反魯後卽樂正雅頌得所之事故云樂其可知言樂正而後可知也云始作者爾雅釋詁作爲也言始爲此樂也鄭注云始作謂金奏時聞金作人皆翕如變動之貌從讀曰縱縱之謂八音皆作純如咸和之矣皦如使淸濁別之貌繹如志意條達案云始作謂金奏

奏時者周官鍾師掌金奏注云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鎛是也云聞金作人皆翕如變動之貌者莊氏述祖別記申此注云國語云鍾不過以動聲韋注動聲謂使合樂以金奏而八音從之毛詩鼓鍾欽欽傳云欽欽言使人樂進也欽翕聲相近言變動者亦使人樂進之意云從讀曰縱縱之謂八音皆作者莊氏云從縱通大司樂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注云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大師注云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觀矣如錦繡之有文章播猶揚也揚之以八音乃可得而觀之矣上始作既單言金奏此云從之則言八音可知金奏始作律呂相應使人皆變動樂進由是從之以均五聲八音而堂上堂下之樂皆作也云純如咸和之矣者高誘淮南原道注純不雜糅也咸皆也謂人聲樂聲相應而不雜故爲和也樂記審一以定和注云審一審其人聲也審一卽純如之義謂人聲既一而後與樂和也莊氏改此注咸爲咸矣爲美非是云皦如使清濁別之貌也者莊氏云鄭注大司樂云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樂記倡和清濁注清謂蕤賓至應鍾濁謂黃鍾至大呂是十二律五聲八音皆有清濁又樂記比物以飾節注云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言雜八音之器而有以別其清濁唯

明者能之云繹如志意條達者莊氏云周頌繹繹其達箋達出地也釋訓繹繹生也繹驛通言美心之感發如草木之有生意暢茂條達也樂記云志意得廣焉孟子云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言樂至此而每變足以致物矣宋氏翔鳳發微云始作是金奏頌也儀禮大射儀納賓後乃奏肆夏樂闋後有獻酢旅酬諸節而後升歌故曰從之從同縱謂縱緩之也入門而金作其象翕如變動緩之而後升歌重人聲其聲純一故曰純如卽樂記所謂審一以定和也繼以笙入笙者有聲無辭然其聲淸別可辨其聲而知其義故曰皦如繼以間歌謂人聲笙奏間代而作相尋續而不斷絕故曰繹如此三節皆用雅所謂雅頌各得其所也有此四節而後合樂則樂以成合樂卽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鄭注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爲一備備亦成也鄭鄉射禮注云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略於樂也不略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據此知孔子所謂樂正者並指鄉樂儀禮謂之正歌如鄉射不歌不笙不間而合鄉樂則告正歌備大射有歌有笙而不間不合鄉樂則不告正歌備知正歌專指鄉樂歌

也必合鄉樂而後備一成故知以成是合樂也論語於僉
奏至閒歌以翕如諸言形容其象而於合樂但言以成者
以合樂之象已於樂其可知一語先出之後言師摯之始
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亦暢言合樂之象子謂伯魚曰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則子之重鄉
樂也至矣案宋氏依禮爲說親鄭氏爲確李氏惇羣經識
小不數金奏以始作爲升歌純如爲笙奏皦如爲閒歌繹
如爲合樂不及宋說之備故置彼錄此詩樛木傳成就也
說文同周官樂師凡樂成則告備注成謂所奏一竟燕禮
記三終三成也是樂之終爲成也○注太師至如盛○正
義日云太師樂官名者周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
四人注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爲太師
小師疏云以其無目無所睹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
有目者爲之也家諸侯樂官太師當止一人此所語太師
樂應指師摯是太師爲樂官名也云五音始奏者管子地
員篇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
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
鳴馬在野是五音之別也云翕如盛者說文翕起也方言
翕熾也文選甘泉賦注翕蒳盛貌義皆相近故此注以翕
訓盛○注言其音節明也○正義日音謂樂聲節謂樂之

節目也樂記云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又云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言明者訓皦爲明也義見埤蒼

儀封人請見注鄭曰儀蓋衛邑封人官名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注包曰從者弟子隨孔子行者通使得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注孔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亾耶天下之無道已久矣極衰必盛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

正義曰皇本斯下也字作者無道下無也字爾雅釋詁請謁告也言告夫子求見也木鐸者周官小宰小司徒小司寇士師宮正司烜氏鄉師皆有木鐸之徇鄭注小宰云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疏云以木爲舌則曰木鐸以金爲舌則曰金鐸案鼓人以金鐸通鼓注鐸大鈴也振之以

以通鼓司馬職曰司馬振鐸是武用金鐸也說文鐸大鈴也與鄭同法言學行篇以木鐸爲金口木舌其字從金則木鐸亦是金口惟舌用木與金鐸全用金不同李氏惇羣經識小鐸如今之鈴中有舌以繩繫之搖之而出聲○注儀蓋衛邑封人官名○正義曰邢疏云鄭以左傳入于夷儀疑與此爲一人故云衛邑案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山東東昌府聊城縣並有夷儀故城司馬彪郡國志浚儀注引晉地道記曰儀封人此邑也水經注引西征記同浚儀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焦氏循論語補疏謂浚儀在開封漢屬陳留陳留郡之長垣封丘皆在其北以漢縣計之衛境止得長垣多得封丘南燕自此而南皆鄭宋地使儀封人在浚儀當今祥符蘭陽閒雖爲由陳至衛之道而邑非衛邑矣案明一統志儀城在蘭陽西北二十里即封人請見處蘭陽祥符地本相接通以浚儀之名附會爲一封人所官邑又浚儀始見郡國志不若夷儀尤古矣又一統志以儀爲開封府儀封縣其地在蘭陽之東去浚儀更遠考儀封漢名東昏後易東明宋元始改今名則謂儀即儀封者尤非也夫子五至衛第一去魯司寇轍適衛第二將適陳過匡過蒲皆不出衛境而反乎衛第三過曹而宋而鄭而陳仍適衛第四將西見趙簡子未渡河而反衛第五如陳

而蔡而葉復如蔡而楚仍反乎衛夫子之至儀邑不知在何時蔡焦氏以爲由陳至衛之道乎是指第三次至衛此假設言之閻氏若璩釋地以喪爲失位去國是第一次適衛並恐未然云封人官名者周官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注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又序官注云聚土曰封其職則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若侯國封人當貳以下士爲之○左傳潁谷封人蔡封人蕭封人郹陽封人呂封人皆士此官注通使得見○正義曰言弟子爲紹介通之於夫子使得見之也左傳伍員見鱄設諸於公子光齊豹見宗魯於公孟○注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耶○正義曰錢氏坫後錄喪讀將喪斯文之喪卽孔此義劉敞七經小傳以喪爲失位閻氏若璩說同亦通○注木鐸至天下○正義曰明堂位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注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衆是木鐸爲施政教時所設也夫子不得位行政退而刪詩書正禮樂脩春秋是亦制作法度也中庸言天子方議禮制度考文孟子亦以春秋爲天子之事則知夫子所定六藝皆天子之政也封人蓋知天夫子之終無所遇而將以言垂教故以木鐸爲喻法言云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

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李軌注莫如使諸儒宣揚之春秋緯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丘爲木鐸制天下法皆以木鐸爲制作法度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注)孔曰韶舜樂名謂以聖德受禪故盡善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

正義曰樂記韶繼也注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又作磬見周官大司樂又作招見墨子三辨伏生書傳史記舜紀漢書禮樂志鄭此注云韶舜樂也美舜自以德禪於堯又盡善謂太平也武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太平也案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舜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此之謂也仲舒此言即鄭君義見左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弗敢請已此正

武樂不及韶之證蓋舜德既盛又躬致太平非武所及故韶樂獨盡美盡善若文王德未洽於天下則猶有慽亦與武樂未盡善同也樂記千戚之舞非備德也注云樂以文德爲備若咸池者下引此文云云疏云舞以文德爲備故云韶盡美矣謂樂音美也又盡善也謂文德具也虞舜之時雜舞干羽於兩階而文多於武也謂武盡美矣者大武之樂其體美矣未盡善者文德猶少未致太平此疏申鄭義得之史記封禪書言武王天下未寍而崩其時殷之頑民迪屢不靜餘風未殄則是未致太平也焦氏循補疏武王未受命未及制禮作樂以致太平不能不有待於後人故云未盡善德之建也周公成文武之德即成此未盡善之德也孔說較量於受禪征伐非是案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又云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去爾白虎通禮樂篇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天下始樂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然則武兼文武左傳言見象箾南籥則文樂不

名武也文樂名武當出周公所稱其實亦因武王樂得名故左傳以大武武爲武王樂○注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正義曰顏師古董仲舒傳注以其用兵伐紂故有慙德未盡善也卽此注義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正義曰邢疏云此章總言禮意案居上者言有位者居民上禮樂所自出也爲禮臨喪並指居上者言之寬者書皐陶謨寬而栗鄭注謂度量寬宏大子言寬則得眾其答子張問仁告之以寬是寬爲仁德詩昊天有成命箋寬仁所以止苛刻也春秋繁露仁義篇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之謂仁造人義造我是故以寬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爲禮不敬也爲禮不敬則傷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此先漢遺義以寬爲仁德敬爲義德也禮謂凡賓祭鄉射諸禮也臨喪謂臨視他人之喪曲禮云臨喪不笑又云臨喪則必有哀色或謂臨者哭臨讀去聲周官曾人凡王弔臨左傳云臨於周廟亦通觀者觀禮也禮無足觀斯懈於位而民不可得而治也

定遠方燕昭校刊